【家长里短】

老郎害怕的日子来了

文 道林

老郎一辈子没摸过锅铲，前些年看着比自己大三岁的老伴佝偻的身躯拎着菜篮，一脸疲惫地走进家门时，他就害怕了，害怕哪天老伴离他而去。让老郎害怕的日子出现了。去年开春，老伴突发脑梗，抢救后虽有意识，却不会说话了。小五孝顺，将母亲接到省城的康复医院，花了30多万元，折腾了小半年。院方跟儿女们说，老太太情况不可能出现逆转了，别再花冤枉钱了。老伴接回家没过一个月去世了。

老郎膝下三女四儿，三个女儿在前，四个儿子在后。姐弟七个送走老娘后商讨老爸的赡养问题。说来也巧，县里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养老院开张了。大姐带着姐弟们实地考察，大姐在上海定居，她感慨道："这要是在上海，这么好的设施，单人独住带卫生间的一小套，没有万儿八千是住不上的，这里才要三千六百元，太划算了！"

儿女们便一致鼓动老爸去住养老院，老郎桌子一拍："我说过多少次了？我死都不进养老院！"

老四沉不住气了："人家徐县长都能住进去，那么多老领导老同志都住进去了，到你就不行了？"

"是的，我就不行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养你们小，你们就得养我老！"儿女们没了辙。

三个女儿都已退休，但只有三姐在县城，四个儿子中两个在省城两个在县城。四个不在县城生活的姐弟便动员三姐专职服侍，理由是母亲在省城治疗时，父亲就是靠三姐服侍的。但，也不会让三姐吃亏，老父的养老金就交给三姐，另外，父亲出租的两间小平房租金也归三姐使用。三姐应承了，姐弟们松了口气。

谁知，没过上一个月的安身日子，大姐接到父亲的长途电话。老郎在电话里告状，说三女儿舍不得买肉给他吃，还说夜里一个人住这么大院落害怕。大女儿只得敷衍老父。放下电话，拨通三妹手机。三妹一五一十地诉说父亲的种种难伺候："老头只要吃肉不吃蔬菜，我劝他多吃蔬菜，他发脾气，说我都黄土埋脖子的人了，我爱吃什么你就买什么，让他上街理发，他说，你去请剃头师傅上门，让他洗澡换衣服，非要让四弟回家帮他洗，四弟要是来不了，他就不洗，身上总有股臭烘烘的味道，换下来的内裤上经常沾着屎粑粑，大姐啊！我带得够够的……"

电话这头的大姐赶忙安抚三妹："三妹啊，就算你帮大姐忙了，你的辛苦大姐体谅！"

又过了一个月，三妹的微信出现在郎家"姐弟群"里：各位亲，我起不了床了，医生诊断腰椎间盘凸出，我得卧床休息，你们轮番回家照顾老爸吧！大姐第一个响应，丢下接送外孙女上下学的任务，从上海赶回老家替代三妹服侍老父。大姐照料老父的一个月里，发现老父的执拗已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。县城改造，老父家门口马路两侧修筑了景观绿化，大姐劝父亲到绿化带里散散步，和邻居拉拉呱。老郎没好气地回一句："有啥好看的，有啥好聊的？"大姐尝试着再动员老父去养老院，老郎算是给大女儿面子，没吼她。回了句："我有儿有女，为啥要住养老院？"

"爸啊！你的老同事唐经理的老伴是不是有儿有女？这不也住进去了吗？"大女儿反驳道。

"不要再说了，你们要是一定要我住养老院，我就请律师告你们不赡养老人！"

大姐把老父的这句警告转发在"姐弟群"里，姐弟们无语了。

【岁月悠悠】

旧时的年味

文 陈日旭

步入老年后，时常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过年情景。笔者出生于曹家渡，老家周边的"年景"一辈子不曾忘怀。

年前的腊月里，老弄堂家家户户忙碌起来，"掸尘"是过年的序幕。老屋高深，从地板到天花板足有四五米高（有的人家搭阁楼）。平时，自家和邻居们都懒得打扫，主要是房屋老旧，公用部位又用煤炉烧饭做菜，那尘埃、煤灰和油烟结成的絮状物会粘在墙上，一年到头，任由它去。直到年关，大家才约好一齐动手，于是扫帚绑上竹竿，来个彻底扫除。再去石灰行买来生石灰，化开后粉刷墙面。晚间，打开电灯，顿觉亮堂许多，年味也随之浓了起来。如遇好天气，屋檐、窗沿、天井晾衣的粗毛竹上，还会吊起不少腌腊货，仿佛年货展览。还有，弄口的剃头摊边，围着等候的大人孩童，因为正月不剃头，年前必须剃好头。

除夕下午，从清洁管理站出动一支浩浩荡荡的马桶车队伍，深入到曹家渡周边的弄堂，那车轮压在弹咯路面的"咯楞咯楞"声和"拎出来"的叫喊声，响成一片。家庭主妇们放下手中活计，忙不迭提出马桶，先将这"头等大事"做好，因为明天大年初一是"不作兴"做此类事的。

傍晚，弄口湿漉漉的老虎灶边排起长长的队伍，那是因为老弄堂人家的炉子忙着烧年夜饭，哪有烧水的闲暇工夫？于是人们提着热水瓶、水壶、汤婆子，甚至铅桶等，竞相排队等候，老虎灶灶膛的火光直到禽夜还跳跃闪烁，遂又成过年一景。

大年初一天色微明，就有人家抢先在天井、弄口、马路中央放起大炮仗，几声"嘭——啪"之后，是"噼里啪啦"爆豆似的小鞭炮声。寒假爱睡懒觉的我，听闻此声，怎按捺得住兴奋？立马起身，穿好新衣，戴上新帽，草草洗漱，吃几口糖年糕，抓过一把花生米，顾不得塞在长棉袍的夹层里，花生散落一地，就下楼朝外奔去。

旧时过年，除了电影院外，几乎各家商店都打烊，排门板上得严严实实。除公交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外，马路上空空荡荡，行人都可走在马路中央，十分随意。木偶戏、做泥人、棉花糖、打气枪、套圈、耍猴的，还有卖各色玩具、鞭炮的，都可以各自为政，自由设摊。附近长寿路、长宁路、康定路、余姚路的居民，都喜欢来到闹猛的曹家渡五角场兜上一圈，或陪老人散步，或带孩子游玩，踏着鞭炮的残屑，体味新年气氛。

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过年用压岁钱买玩具非到"臭河浜"（长宁支路）不可，因为那里店多、摊密，玩具相对集中，犹如"沪西城隍庙"。我受父亲爱好京剧的影响，特别喜欢舞枪弄棒，于是眼睛就盯着大刀、长矛、板斧之类，还有配套的马粪纸"吓唬脸"（假面具），如买个红面孔关云长，就买把大刀；如买个黑面孔张飞，就买把长矛；如买个面具是武松，必须要配一把单刀，等等。商家会做生意，将原本涂银粉的单刀铸上鱼鳞般的图案，在两面的鱼眼处粘上两块小圆镜，称是"宝刀"。我买回家与小伙伴打斗不久，刀面的小镜就碎落，"宝刀"坏了，哭了一场……

入晚，老弄堂路灯昏黄，弯来弯去的小夹弄正是孩童们"开火"的理想之处。我挎上转轮手枪，装好"三星牌火药纸"，可以连续打响好几枪。于是，约好小伙伴，分成两队开始"激战"，昏暗的弄堂里火星四溅处，响起了"乒乒乓乓"的枪声……

何谓年味？年味就是一款特定氛围、一份应时心情、一种切身体悟、一段顽固记忆。除此，无他。。

【生活箴言】

劝君戒烟莫迟疑

文 王平华

"吸烟者得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20倍"。此话不是笔者所言，是上海电视台"X诊所"栏目里专家讲的。

我是极力反对抽烟的，所以，从不抽烟。可我的身边有许多抽烟者，迫使我和其他身边人吸二手烟。我有两个表兄都是因抽烟得了肺癌，刚过60岁，就归西了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们都非常痛苦，到医院里配了吗啡镇痛药塞肛门止痛，才能在床上安稳一会，看到这般垂死挣扎的惨状，真是触目惊心。

吸烟者在平时的生活中是讨人嫌的，因为他身上有股异味，特别是面对面讲话时，嘴里呼吸出来的空气，有股强烈的烟臭味，要是与人交谈时不自觉，还靠近他人说话，那口腔里冒出的烟味令人作呕！我老早就从自己公司开始禁烟。因为商品都是易燃物，所以，以此为由禁止在单位里抽烟。

自公司从市区搬到郊区后，需要招聘一些新员工进公司，我在面试员工时，第一个面试题："抽烟吗？"回答"不抽烟"者，我们的面试对话可以继续下去，如回答"抽烟的"。追问"能戒烟吗？"回答"戒不掉！"那这位求职者面试马上结束。我把"不抽烟"作为录用员工的第一条件。所以，我的公司里凡录用的员工都不抽烟。

单位里禁烟了，不等于碰不到吸烟者。我家装修新房时，遇到一个装修队长是个烟鬼，每天要抽2至3包，烟龄20多年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手下工人个个抽烟。我用抽烟的危害举例给他听，装修队长听进去了，当机立断戒了烟。几个工人也跟随着戒了烟。等我家的房子装璜结束，装修队长握着我的手，感激地说道："王总啊，在你的督促下，我戒掉了香烟，现在喉炎也好了，老婆和我因为抽烟吵架也平息了，真的要谢谢您！"装修队长从此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，我的一位堂兄不听我规劝。堂兄插队落户时染上的烟瘾，后来回城工作，提干，当上银行行长，一路抽来不停歇。他回答我："我一不喝酒，二不跳舞，三不搓麻，再把香烟戒了，我的人生还有乐趣吗？"

堂兄退休了，满以为可以含饴弄孙，颐养天年了，健康出了问题。常年的咳嗽咳得愈发厉害了，直至咳出了血，一查，是肺癌。诊断明确后全家愕然，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。于是乎，我帮着找医院，找专家，手术、化疗、放疗、靶向治疗等等一系列最新治疗措施轮番着上，病情却是反复不定。五年多来，堂兄一家都以堂兄为中心，围着他转，耗费了多少钱财不得而知，因为许多进口药都不在医保范围，需要自理。医生说，五年是一个坎，许多癌症病人预后熬不过五年生存期。堂兄五年熬过了，还能活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每每探视堂兄，堂兄总会对我说："早听你的劝就好了，也能多活几年，现在是后悔莫及啊！"

堂哥在位时的小车司机，也是个"香烟爱好者"，当初在银行开车时，两人互敬香烟。退休后得了同样病——肺癌，两人在肺科医院不期两遇，真是难兄难弟了。可驾驶员没有堂兄幸运了，术后一年多就归了西。最近，我的一位员工家属也诊断为肺癌，据员工介绍，她老公也是一杆"老烟枪"。医生说，已经不能手术了，不知还能撑多久。

说了这么些个案例，意在规劝还沉迷于吞云吐雾的瘾君子们，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你的家人，戒烟吧，莫迟疑！

【灯下漫笔】

沈从文的"回响"

文 张希纯

沈从文，很多人记得。历史记录已是21世纪，纸媒网媒，沈从文频频"现身"，"回响"阵阵——关于他的"文学路"，关于他的"服饰考古"，关于他与"苏州九如巷的张家"等等。

20世纪末，催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，作家排座次。在文学史的序列中，给予沈从文崇高地位的，金介甫是第一人。1994年，王一川主编、海南出版社出版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》以"文学大师"标目，沈从文位列现代小说家排名第二，仅次于鲁迅。有专门研究者确切地发现，1980年代"沈从文"再现文坛并与"诺贝尔文学奖"擦肩而过。周有光说，中国的白话小说在沈从文笔下成熟了。

沈从文自己说：我这工作，在另外一时，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，我的作品，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。果不其然，"关于沈从文"成了2010年代的一个"文学现象"。于是，笔者再读《边城》。又于是，读了1980年代末凌宇著《沈从文传》，并陆续网购了近年出版的《沈从文精品集》、《沈从文的后半生：1948—1988》、《从文自传》、《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》、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、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等。我交叉着一起"读与思"，又与媒体文章并行着一起"对与应"。我沈浸其中三月余，也试图从这个"文学现象"中去发现什么。

沈从文自小就"把广大社会当成一本大书看待"。他幼时读私塾，背《幼学琼林》等他认为的"那些小书"，总觉乏味。因此，屡屡逃学去"读"社会那本"大书"。离开课堂，去外面到处看社会，反成了他每天的正课。因此，他的"小学学历"就这么在身上盖了"章"。他沉入"社会"这所永远毕不了业的"大学"，精心地阅读着"大书"。他汲取了社会这部"大书"的丰富养料和生命、生存、生活的种种鲜活的知识。在军中做文书时，他抓住机会看了些古今中外的名著；他也利用工作机遇，临碑习字，研究文物。此后他北漂结缘北大，将"课堂书和社会书"合读，成就了他独特的"学历"，另类的"科班"，成就了他文学创作丰厚的基础，也成就了他后半生耕耘考古的"资本"。

沈从文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中说："1925年左右，我投稿无出路，却被当时某编辑先生开玩笑，在一次集会上把我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，摊开后说，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！说完后，即扭成一团投入字纸篓……"。然而，沈从文既"任性"又"韧性"，写作不辍，在1930年代终于"被发现"，终于有了作家"名气"和文学地位，《边城》等作品更是传之国外。他还得益于徐志摩、胡适等伯乐，以小学的"学历"、作家的"资历"被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，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，此后还在山东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等处任教。这都足以证明"大书"胜于"小书"，读好"社会"这本大书对于作家、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重要！这种"文学现象"，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1930年代，198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没怎么读过"课堂书"的名作家，当下亦然。他们的文学从百姓生活中走来，他们的文字从自己的生活中溢出，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，正如沈从文所自信的。

记得有一位业内名作家讲得很辩证：不相信大学能培养出作家，但又觉得自己如果读过大学，那么无论知识储备还是文字功力会更好。这的确是一种"历史的遗憾"，沈从文亦是。近年来名声鹊起的农妇诗人余秀华、"卖葱油饼"的作家赵林又何尝不是？